
明史

明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一百七十九

王時槐 陳嘉謨 胡直　羅汝芳 楊起元 梁汝元　周汝登

耿定向 弟定理 定力　史桂芳　胥義英 啟 遷

蔡悉　許孚遠　李材

徐用檢 兄用光 從子學聚　唐伯元　鄧以讚　張元忭

孟化鯉 孟秋

王時槐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歷福建僉事上杭溪南流民據險為亂時槐單騎往諭衆感悟斬其魁出降為建城置吏其地始靖三十五年倭陷詔安時槐擊破之復其城增俸

一級既而倭大至瀕海城邑悉被殘時槐坐停俸及賊通漳浦挾火器而前將士憚不敢擊時槐令以田車載萃為顏行而自後疾擊遂逮擒之賊遁去予俸如初無何廣東賊王子文流劫至境先所撫上杭民德時槐率衆邀于路破走之已倭又犯詔安時槐築城繕守境內獲全顧以糜軍資被劾當聽巡按御史樊獻科白其枉乃以故秩調四川陸光祖為文選雅知時槐遷尚寶少卿累進太僕少卿時馬政積弛時槐銳意振刷用法嚴下有死者為御史所劾降光祿少卿隆慶末出為陝西右參政張居正柄國以京察

罷歸萬曆中張岳巡撫南贛疏薦之吏部言京朝官六年考察祖制也若執政有所驅除非特一舉謂之閣參而時槐與參政林梓並在察中羣情不服請賜召用自今永停閣察報可十九年光祖掌銓起貴州左參政旋擢南京鴻臚卿改太常並以年老不就久之卒年八十四時槐少好禪學後同年生廬陵陳嘉謨語以其師劉文敏之學文敏時槐邑人也遂從之遊有所得乃自悔曰自我歸究六經實證諸心而後知備嘗珍異不若稻粱之為美也五十罷官屏絕外務專志於學既篤老猶與同郡劉元卿鄒德溥羅大

紘部元標講習不倦學者稱塘南先生嘉謨字世顯
初為廬州推官有治行歷兵科左給事中以伉直不
附嚴嵩出為四川副使數平賊有功以憂去萬曆初
起湖廣參政辭不赴卒年八十三先是吉安屬邑若
吉水安福泰和講會大盛獨廬陵無聞焉自嘉謨倡
率繼起者遂彬彬稱盛時同郡以講學著者泰和胡
直由句容教諭舉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嚴嵩以鄉人故欲引之謝不往直少從同邑歐陽德
游既又師事羅洪先其學雖宗姚江然精思實詣所
自得為多嘗為四川提學副使輯聖學心法以訓諸

生諸生多服從焉終福建按察使
羅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太湖
知縣設講堂召諸生論學公事多決于講座吏民有
過諄諄誨諭刑設不用訟庭常虚焉遷刑部主事歴
寧國知府民有兄弟爭產者汝芳引咎自責對之泣
下其兄弟悔悟涕泣息訟而去郡開九會集士民誨
以孝弟忠信罪囚亦令聽講風教大行入覲值徐階
柄國勸階聚四方計吏講學階遂大會于靈濟宮聽
者數千人京師講會之盛前此未有也父艱去士民
泣送載道起補東昌移雲南屯田副使進參政分守

永昌釋聖諭六條曰與吏民及土官子弟講解詞旨懇惻蠻人感悟泣下多改行者先是緬人莽瑞體據擺古侵掠諸蠻隴川岳鳳毒殺宣撫多士寧率衆附之惟孟養酋思箇偶諸蠻內屬萬曆四年瑞體發兵攻之思箇告急汝芳時署金騰兵備調土漢兵赴援師次騰越思箇請汝芳由隴川邀其後而自率兵誘緬人深入至曼撒伏兵絕其歸道待汝芳共擊汝芳刻期進師而巡撫王凝亟止汝芳兵不得前岳鳳遂援瑞體間道遁去思箇追之緬兵大敗明年汝芳入賀朝士從之問學為張居正所惡令言官劾罷之已

而緝賊蓋橫巡按御史陳文燧兵備副使胡心得經理並有功後亦皆被廢至十三年巡撫劉世曾破誅岳鳳給事中楊文舉上疏追訟司文燧按滇值莽瑞體憑陵思箇撫臣王凝養寇諱兵文燧獨列上十事預策于五年之前其後悉驗有曲突之功汝芳攝事金騰嚴哨守練土著精間諜軍聲大振凝忌之旗牌一日五遣而汝芳之兵撤其在永昌騰越昆陽又大興水利心得單騎入騰連有盞西臘底之捷又計擒張大本父子斬刀落參岳鳳遂失勢臣謂三人皆當叙錄章下吏部獨請召還文燧而請汝芳年衰不當

侵頌吏事帝為詰責前綸汝芳者而汝芳不果用初汝芳從永新顏鈞講學既舉會試以所學未成十年不就廷對鈞坐法繫南京獄當死汝芳供養獄中鬻產救之得減戍汝芳既罷官鈞亦赦歸汝芳事之不離側食飲必躬進人以為難始貴溪徐樾得王守仁之學于王艮以授鈞鈞詭怪猖狂其學歸于釋氏故汝芳之學亦近釋時山陰王畿門徒最盛汝芳與頡頏汝芳善談說每一吐詞四座盡傾時謂畿筆勝舌汝芳舌勝筆所居官率以學為政而禪客羽流亦延接不倦又性好濟物親故請求輒應被汙名不辭故

一時論者褒譏半之年七十四預剋死期于妹請吏留一日許焉次日端坐而逝門人私謚曰明德先生汝芳高第弟子歸善楊起元崍周汝登萬曆五年進士起元選庶吉士適汝芳以雲南參政入賀遂受學時張居正方疾講學汝芳旋為言官劾罷而起元獨行意自如久之以編修使崇府遂迂道訪汝芳證悟有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繪汝芳像携之以行出入必告三遷洗馬直講經筵上疏請崇聖志勤聖學二十四年由國子祭酒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復上疏勸學再遷吏部左侍郎拾遺被劾帝不問未幾卒

天啓初追謚文懿汝登初為南京工部主事坐榷税蕪湖不如額謫兩淮鹽運判官累遷南京光祿卿天啓初謁告還里即家拜南京通政使會魏忠賢竊柄辭不就莊烈帝嗣位詔加戶部右侍郎致仕卒年八十四起元清修婞節有足稱者然其學殊不諱禪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官南京時起元與許孚遠狎主講席汝登參其間力主心體無善惡之說孚遠不謂然作九諦難之汝登亦作九解申其說卒不相下後汝登輯聖學宗傳盡採先儒語類禪者入之益為識者所怪蓋萬曆世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而顏

鈞之扶又有梁汝元者吉安永豊人後易姓名何心
隱為人狂誕類鈞嘗入京師還司業張居正于僧舍
出語人曰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而
不能能興滅者此人也他日當國必殺我分宜謂嚴
嵩華亭謂階也後以秘術授方士藍道行卒逐嵩去
汝元以此益有名及居正擅朝恐劉臺傅應禎劾己
遂并惡吉安人而汝元又嘗刺居正奪情居正益恚
時汝元方講學孝感密令湖廣巡撫陳瑞殺之瑞遣
去王之垣代為逮捕獲于祁門笞之數十下獄死
耿定向字在倫黄安人嘉靖二十五年進士除行人

擢御史時嚴嵩父子竊政吏部尚書吳鵬附之贓穢狼籍定向疏列鵬六罪因言鵬壻學士董份總裁會試鵬子紹得中式亦宜併斥疏上嵩為營護事竟寢出按甘肅舉劾無所私比去任行篋可一肩有以石經餽者留境上而去還督南畿學政汰諸生以古誼有賢行者優禮之為社學擇師訓編脩以六諭俾父老轉相告誡政翕然有聲隆慶初疏請明學術正人心且言股肱耳目之臣能去一己之私而誠心為國則太平自致帝報聞尋擢大理右寺丞先是高拱執政定向嘗譏其褊淺無大臣度拱嗛之及起掌吏部

遂以考察謫定向橫州判官拱罷量移衢州推官萬
曆初累遷太僕少卿擢左僉都御史以憂歸六年起
撫福建時方度田定向條八法布之屬縣民稱便修
保甲鄉約共職海寇林道乾復以憂去十二年薦起
故官佐都察院尋進左副都御史時吏部侍郎陸光
祖爲御史趙之翰所劾光祖已留定向復頌光祖賢
詆之翰奏失實之翰遂被責而給事中李以謙言定
向不當擠排言官定向求去帝留不問歷刑部左右
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十七年秋御史王藩臣劾應
天巡撫周繼疏發踰月不以白定向定向怒守故事

力爭自劾求罷且詆讒臣論劾失當因言故江西巡撫陳有年四川巡撫徐元泰並與綸稱賢爲御史方萬山王麟趾劾罷令宜召用而量罰讒臣讒臣坐停俸二月于是給事中許弘綱觀政進士薛敷教南京御史黃仁榮及麟趾連章劾定向麟趾言南臺去京師遠章疏先傳人得爲計如御史孫鳴治論魏國公徐邦瑞陳揚善論主事劉以煥皆因奏辭預聞一則貴緣倖免一則据撫被誣故邇來投揭有遲至浹月者事理宜然非自讒臣始語并侵大學士許國左都御史吳時來副都御史詹仰庇會當事多不直言者勒數

赦還籍省過麟趾仁榮亦停俸時已除定向戶部尚
書督倉場定向因力辭求退章屢上乃許卒年七十
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定向立朝有時望然歷嚴嵩
徐階張居正申時行王錫爵五輔皆不甚齟齬故世
或謂之通馬定向之學本王守仁然其立說不尚高
遠謂道非愚夫愚婦知能者即不可為道嘗招晉江
李贄來黃安後見贄狂禪惑世漸惡之贄亦屢詆定
向短而士大夫好禪者往往去從贄游贄少有才其
機辯足鼓動人定向不能勝也贄以舉人為姚安知
府一旦自去其髮猶冠服坐堂皇上官知之勒解任

去既去黃安益獨狂自恣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其說專崇釋氏卑侮孔孟後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中天下快之定向弟定理定力並有名定理少讀書不成父皆過之時時獨行空谷中憂憤不知所出自是研精覃思深通禪理定向教主務實而定理尚用禪機眞人卒以諸生終定力隆慶中進士除工部主事故嘗受業張居正又座主也欲引之定力深自避匿萬曆中累官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疏陳積使困利藪奸後患叵測請責成所司練兵儲餉無何有上新河之變賴其畫底定再遷南京兵部右侍

卹卒贈尚書

丈桂芳字景實鄱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歙縣知縣廉直愛民督師趙文華檄取萬金犒師桂芳不應文華怒幾得罪遷南京刑部主事歷延平知府撫衣決獄攜一僕之官盡汰府中冗費甫七日以祖母憂歸起補汝寧咨民疾苦有闕輒行朔望舉鄉約縛重囚馬前鞫之而賚善人裘帛鼓吹導以歸遂平知縣素貪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其父桂芳躬造其廬拜焉孤行己意不事交際他過客及上官往往迂道避去居恒縕袍糲食人不能堪處之

怡然也隆慶二年大計外吏給事中張鹵舉桂芳治行異等當路有病其矯者僅遷兩浙鹽運使老稚送者萬餘人咸歎息泣下抵浙復以他事謫調遂歸家居三十年累薦不起卒初嶺南鄧德昌傳陳獻章之學以授高安傳明應桂芳讀書白鹿洞明應一見奇之告以所得桂芳遂從受學為人清苦介特與耿定向友善而數規其失官南京時定向以御史視學政桂芳問所以為者定向曰第優等多預賢書便稱良矣桂芳咈然曰若亦為是語耶若居是官不思正人心挽士習顧以俗吏自居耶拂衣起定向行部供張

過係桂芳見之嘆曰富貴移人誠哉若家世素樸何
亦乃爾其直諒不容人過如此
屠羲英字淳卿寧國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戶部
主事歷禮部祠祭郎中時世宗好禱祠尚書袁煒務
迎合羲英少所詭隨出為浙江提學副使持法嚴諸
生惕息奉教部內貴族竿牘無所徇歷南京光祿卿
張居正當國禁朝士講學羲英曰官可棄學不可不
講第毋為標榜可耳與同志會講不輟會南京監生
茅廷吉數華不率祭酒殷邁教毆邁家僮幾死廷吉
等坐戍邁亦引去居正以國學教弛議擇嚴師振飭

之以羲英督學有方特改太常卿掌南監事申嚴條
約六館肅然及居正遺父喪南部尚書潘晟等公疏
請奪情羲英歎曰責難之上墨縗聽政不能爭顧勸
之耶况儼然為人師焉能與世浮沉為彝倫玷與司
業周子義執不署名居正聞之怒羲英遂再疏乞休
給事中王蔚亦希指劾之遂罷歸居正沒廷臣交薦
堅臥不出卒于家羲英當官不撓居鄉亦梗梗不以
情掩義或病其太刻然清勁之操初終如一足為縉
紳儀表子玄極進士南安知府孫紹舉由恩貢生為
上津知縣流賊陷城被執不屈死邁南京留守衛人

嘉靖二十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告改南京吏部考績
入都朝論欲留之北部辭不就歷浙江提學副使有
夫亡而婦從死者議者欲旌之遺曰婦以守死不貳
爲鄧從死非中制也乃寢萬曆初歷南京禮部右侍
郎四年就署國子監事罷歸遺自爲諸生即奮曰學
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生平刻志自好泊于榮
利通籍四十年計在官之日僅十三爾後連起官皆
辭而後應其學以良知爲宗禪燈傳揭不諱其迹云
蔡悉字士備合肥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常德推
官建議築郭外六堤以免水患擢南京吏部主事謝

病去隆慶初起官再謝病聞羅汝芳講學往從之遊起南京禮部郎中復告歸神宗立大計京朝官悉以嘗忤當路謫汝州同知遷南京太僕丞復請告言官屢薦不起萬曆十九年始以給事中陳尚象薦起光祿丞疏乞修省以弭天變及請立東宮皆不報倭事起石星與悉同年語悉曰事不濟則繼之以死悉曰中樞繫天下安危奈何輕言死要在所用得人耳星果以誤用沈惟敬敗尋遷南京光祿少卿以母病便道歸省久之未上南京給事中以為言帝不問且勅終養宮母得一概強起及母服闋起南京尚寶卿時方

四出開墳巻貽害中使言六安山係皇陵来脉不可開乃止移署南京國子監刊古本大學訓諸生因乙休極論礦税之志帝不懌遂令致仕孫丕揚爲吏部重巻名德推爲太僕少卿帝不用函巻年乙八十未幾卒于家巻有學行恬于宦情通籍五十年家食孫羊清操亮節淮西人士咸宗之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督龍江関及瓜儀河道並著廉聲運舟入滸例輸米舟五石孚遠欲革之不可乃命輸五之一猶得米四千石用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建倉貯之

以倚不戾遠近頗爲毋調南京吏部尚書胡松知其賢及入掌銓衙遂調之北部文選郎中胡效桂自附講學每暱就孚遠同列疑其臧否人物咸忌之而同年生王篆尤甚及楊博及松雅不喜講學每抑孚遠會大計京朝官所黜浙人幾半博鄉山西無一焉孚遠有後言博聞之不悅孚遠遂移疾去高拱秉銓起考功主事出爲廣東僉事時海濱有倭竪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助之勢張甚孚遠勒二軍以一軍軍石城村一軍軍烏墺薄之賊大懼乞降且願縛倭自効將帥希功將復其衆賊復遁去孚遠急航海示以誠信

賊感泣果擒倭黨七十餘輩以降錄功賚銀幣旋移
福建神宗立拱罷政張居正議逐拱黨復大計京朝
官而王篆適為考功誣孚遠拱黨謫兩淮運司判官
孚遠素受業同郡唐樞既被謫請于樞將終隱焉樞
曰我年三十建言歸今七十有四矣此四十餘年中
未嘗一日忘仕也惟枉己則不可耳孚遠乃之官歷
兵部車駕郎中居正偶問及馬政孚遠條對甚晰居
正悅有意用之而篆時佐都察院卒為所間出知建
昌府為政先教化暇輒集諸生講書新城貢士鄧元
錫篤行著書躬造其廬謁焉及南昌貢士劉元卿皆

引為講學友尋以給事中鄒元標薦擢陝西提學副使復敦禮貢士王之仕移書當路并元鄉元錫薦之後三人並得徵由孚遠啓之也十五年召為應天府丞高淳有窪田直當塗下流高淳人欲築堤而堤址入當塗界遂相鬨有殺傷者數十年莫決適孚遠邑人章嘉禎為當塗乃共平其訟而堤成民永賴焉坐為李材投揭訟冤貶二秩改外任由廣東僉事再遷右通政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陷朝鮮議封貢本兵石星遣人往日本偵之孚遠遂令海商二人同往已而歸報得諸酋相譽狀孚遠因請勅

諭日本擒斬平秀言天朝不封兇逆猶能除兇逆者
且言莫妙于用間莫急于偽禦莫重于征勦星不能
從其後封事竟不成海故有禁而奸人闌出不可止
急之遂為盜孚遠請馳其禁官給符遣之私出者罪
無赦呂宋者南海小國也素通市易至是其酋之子
訟商人襲殺其父掠其寶孚遠以聞詔戮罪人厚犒
其使福州大祲饑民嘯聚劫掠官府皆避匿孚遠擒
其倡首者亂稍定給事耿隨龍御史甘士价等遂劾
孚遠歲荒不賑頓減米直致商旅不通人情愈困宜
罷斥帝置不問所部多僧田孚遠稽住制諸以四分

給僧其六入官給僧者畝輸銀八分入官者增三之一又募民墾海壇地至八萬三千有奇取其税築城建營舍聚兵守之海壇遂為雄鎮因請推行于南日彭湖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島部議皆報可居三年入為南京大理卿就遷兵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調北部甫半道言官拾遺論及亨遠遂乞罷疏屢上乃許又數年卒于官贈南京工部尚書後謚恭簡亨遠知建昌時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而汝芳門人楊起元適為禮部侍郎兩人並以尊官領袖學者然持論每齟齬為亨遠前撫福

建輿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得至是貞方督學南畿遂容諷仝列拾遺劾之然子遠學行實高潔不以是損也從子遠遊者馮從吾劉宗周丁元薦皆為名儒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父尚書遂自有傳材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于浙相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率僚友講學如故仝舍郎鄭汝璧心折請為弟子再遷兵部郎中出為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之周高山破之敵死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

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入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督兵出肇慶中道假伐木為名夜半兩軍畢會斬首五百級俘獲四百人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賊五千三道入寇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勒兵急追懸金為購衆爭奮及賊于石城內薄畢登斬二百餘級餘衆潰散倭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婦女三千餘人皆還其家會諜言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大驚曰彼無宿兵必有奸人導之搗虛當以奇破之乃詐為榜具言大軍分數道至倭果疑返從故道材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蔡英利皆遁去

賊渠許恩擁衆二千人劫陽江復擊降之錄功進副使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悦材遂引疾去四年兩廣總督凌雲翼薦材猜仍用之廣東居正不許居正卒始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叅政楚雄諸處有鹽井奸民私其利擁衆拒捕材曰禁之則愈爭莫若弛禁而薄征之使民取其贏地無遺利那條上行之十三年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處絕徼外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爲緬所脅致服不常緬部目曰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盤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賚貨入

蠻莫誘令合孟養攻緬而馳檄諭以威德兩土司果來歸因使指揮陳一龍擇要害地將兵居之聯絡訓練為戰攻計而間討抗命之夸曰阿坡者以示威居頃之緬遣兵來爭蠻莫蠻莫不應材曰制緬立威在此舉矣使把總李朝合兩土司兵擊敗緬衆殺大象長遂散奪去緬帥莽應裡大恚益遣兵來孟養復擊況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為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為陣大舉侵擊兩土司告急材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冦崇德等出威緬渡

金沙江與孟養兵會于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擒繡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褒勵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生徒閧風雲集行李往來率遣部卒供役卒多怨又拘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為學宮時參將米萬春初至聞而大怒諷卒為變故門卒梅林者怨材斥已遂鼓衆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材閉變杜門亂卒縱橫道上挾取貲銀四千猶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揭材到軍中不便十二事脅之更易且盡收諸門鎖鑰而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

鈇等材俱隱惡從之又追材閔操諷諸軍求增月餉惟寧憤責數萬春萬春大懟族衆鼓譟欲殺惟寧惟寧跳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避之襄陽于是詔下鈇等吏貶惟寧三官而材亦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已御史楊紹程劾萬春首亂宜罪其麾下申將行戾之罰不問旋調天津善地而材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酇言新城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且所奏猛密地尚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而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世曾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

下詔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倖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與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達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倖斬嚴之除名閣臣時行等數數為之解刑科都給事中唐堯欽等亦上言材等以奇攻奇功不可泯今以奏報偶虛坐之以為假使全虛無實掩罪為功陛下何以罪之設不幸坐失城池全軍不返陛下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自是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倖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為材申理皆不省亡何孟養

遣使入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與
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閣世祥等亦相率
詣闕訟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
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
月始命遣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繫獄時縉
紳就問不絕既至戍所從之者尤衆時許孚遠巡撫
福建素與材同志友善日相過從材以此忘其羈旅
延接縉紳猶持都御史故體衛帥入謁行屬禮不少
辭人以是譏之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材之學雖受
之守益以上接王守仁然不循其轍以大學知止

知本為鵠標其宗旨曰止修學者稱見羅先生
徐用檢字克賢蘭谿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禮部儀制郎中疏請穆宗躬行郊祀太子及
期出閣擢山東副使坐大計不及調江西參議萬曆
初改陝西提學副使講道論藝諸生信向焉遷浙江
參政分守蘇松歲饑吳江民群譟于軍門巡撫欲罪
之用檢曰人有急則呼天呼父母此嗷嗷者是也竟
從寬釋坐失囚議調以內艱歸廬墓側芝生于階起
福寧兵備副使歷廣東按察使暹羅占城諸國航海
行賈衆且萬人奸民侵與婚媾遠近以為憂用檢設

策防禦患乃拜由河南左布政使拜南京太僕卿改太常予告歸年八十四卒用檢為人方毅廉直所至有惠愛少受業錢德洪宗良知之學後見學者務為虛遠乃以志學為教日就乎實門人羅大紘曰先生身任斯文之責垂五十年所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者劉一焜曰先生自意念達于言動居家及于守官堅定其志實踐其功所謂不易乎世不見是而無悶者也其為學人尊服如此兄用光字成孚舉進士為工部主事歷郎中嘗治水畿南築隄千八百丈疏蘆溝水俾無停溢畿輔賴之督臨清磚廠兼視河防椅

法不撓中貴璫奪地者率歛威去贏利一無私焉比去任州人祖送百里外會病不能具湯藥有以藥資進者屬邑却之竟卒於道用光子學聚字敬輿萬曆十一年進士除浮梁知縣縣有景德鎮編戶數萬率業陶奸民窟穴其中時起爭鬬學聚至閱乃息調吉水仍歲旱潦撫恤有方民無死徙嘗築堤三十里衆號徐公堤十七年召拜禮科給事中黔國公沐昌祚請用關者二十人學聚據故事劾而寢之寧府自宸濠誅諸宗節制無人率起貢競或至劫殺學聚請如周府設宗學擇行優者為宗正以約束之患稍息士

為湖廣僉事歷福建左布政使就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稅使高寀廣納奸人為爪牙周境內遺利有潘秀張嶷者誘紅毛番為互市其人遂來大船直薄彭湖濱海恂懼學聚檄將吏拒之而馳疏極陳五患遂屬秀等吏番亦引去海外呂宋國有機易山嶷及奸人闞應龍妄言地產金銀採之歲獲數十萬寀為請于朝許之其國聞而大懼盡殺中國商在其境者上萬餘人學聚以聞帝立命誅嶷等傳首海上而下守臣議制置之宜或言宜討學聚以曲在中國且須師海外非計第移檄責數其罪令還我稺弱而已閩

地去京遠所貢生物煩費不貲學聚請令民輸直公
私大便以彼劾罷歸卒贈右副都御史
唐伯元字仁卿澄海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萬年泰
和二縣並有惠政民生祠之遷南京戶部主事進郎
中伯元受業永豐呂懷踐履篤實而深疾王守仁新
說惑世誣民及守仁從祀文廟上疏爭之因請黜陸
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五子於十哲之列祀羅
欽順章懋呂柟魏校呂懷蔡清羅洪先王艮于鄉疏
方下部旋爲南京給事中鍾宇淳所劾謫海州判官
累遷尚寶司丞吏部尚書楊巍雅不喜守仁之學心

善伯元前疏用爲吏部員外郎歷考功文選郎中佐
尚書孫丕揚澄清吏治苞苴不敢及其門秩滿推太
常少卿未得命時吏部推補諸疏皆留中伯元言賢
愚同滯朝野咨嗟由臣擬議不當所致乞賜罷斥帝
得疏不懌將允其去而諸疏仍留不下居二年甄別
吏部諸郎帝識伯元名命改南京他部而伯元已前
卒伯元清苦淡泊人所不堪甘之自如爲嶺海士大
夫儀表

鄧以讚字汝德新建人張元忭字子蓋紹興山陰人
二人皆朱有異質又好讀書以讚幼見父與人論學

戲牽衣屣之閒出語類風儒父閔其勤學壽局之斗室元忭素羸弱母戒毋過勞乃藏燈幕中俟母寢始誦以氣節負氣聞楊繼盛死為文遥祭之慨慷泣下父天復以進士歷雲南副使嘗將兵擊武定賊鳳繼祖有功已賊還襲武定官軍敗績巡撫吕光洵大發兵進討竟滅之至隆慶初議者追理前失亡狀逮天復赴雲南對簿元忭適下第還萬里護行已復馳赭闕下白冤當事者憐之天復得削籍歸隆慶五年以讚舉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而元忭以廷試第一授修撰萬曆初座主張居正枋國政奸紛更以讚

時有匡諫居正弗善也移疾歸久之不出閒一入都補官旋復引退十七年詔起中允管司業事行至中途復以念母返再起南京祭酒力辭不允乃强就職善誨誘六館之士多化之二十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就轉吏部協主大計再疏請建儲三王並封議起抗疏論待嫡之非且言中宮鍾愛元子其願早正春宮視臣民尤切陛下以厚中宮而緩册立殆未諒中宮之心也况信者國之大寶建儲一事屢示更移將使詔令不信於天下非所以重宗廟安社稷也會廷臣多諫者事覺寢尋召為吏部右侍郎力辭不拜以

贊登第二十餘年在官僅滿一考居母憂不勝喪而
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潔元忭嘗抗疏救御史胡濤又
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修二南之化皆不省按內侍
書作訓忠諸吟令歌之俾曉大義萬曆十年奉使楚
府還過家省母既行心動輒馳歸僅五日母卒元忭
奉二親疾湯藥非口嘗弗進居喪數毀瘠遵用古禮盡
革宴賓事佛諸敝習鄉人多化之服闋起守故官十
五年進左諭德直經筵先是帝登極覃慶元忭請移
己恩復父官詔許給冠帶至是復申前請格不從元
忭泣曰吾無以下見父母矣遂悒悒得疾卒天啓初

追謚文恭以贊元忭自未第時即從王畿游傳良知之學然皆篤于孝行以贊品端志潔而元忭以實踐為基矩矱儼然無一時墮聰黜明流入禪寂之弊元忭子汝霖汝懋皆進士汝霖江西參議汝懋御史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孟秋字子成茌平人化鯉年十六慨然以聖賢自期而秋兒時受詩至桑中諸篇輙棄去不竟讀化鯉舉萬曆八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時相欲招致之辭不往權稅河西務清白自操與諸生講學河西人尸祝之南畿山東大饑奉命往賑全活多改吏部歷文選郎中佐尚書孫鑨黜陟居

籍甚時內閣權重每銓持必先白化鯉獨否中官請
托復不應以故多不悅都給事中張棟先以建言削
籍化鯉奏起之忤旨奪堂官俸謫化鯉及員外郎項
徵弘主事姜仲軾雜職閣臣疏救命以原品調外項
之言官復交章救帝益怒奪言官俸斥化鯉等為民
既歸築書院川上與學者講習不輟四方從遊者恆
數百人久之卒學者稱雲浦先生秋舉隆慶五年進
士為呂梁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去之日老稚載
道泣留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政久弛奸人
出入得自擅秋禁之嚴或諷少寬秋不可竟中流言

萬曆九年京察坐貶歸家與妻挈共駕一牛車道旁觀者咸歎息許孚遠寄過張秋造其廬見茆屋數椽書史狼籍其中歎曰孟我彊風味大江以南未有也我彊者秋別號也秋既沒廷臣爲請謚者章數十上天啓初賜謚清憲化鯉自貢入太學卽與秋以道義相勗後爲吏部郎而秋官尚寶相與比舍居食飲起居無弗共者時人稱二孟化鯉之學得之洛陽尤時熙而秋受業于邑人張後覺時熙劉魁弟子後覺顏鑰弟子也兩人雖本王氏學然不爲高渺之論化鯉主無欲其教人必于孝弟忠信而要之慎獨秋踐履

篤實造次不違則是以君子有取焉

論曰隆萬間自徐階好王氏學海內士夫群以講席為聲勢其實所講非學也時宰惡而遏之未為無見顧遏之而彌張亦豈無其故乎且夫教敬之道惟貴實而已實則是虛則非矣寧佚於多辯乎茲諸臣固皆講學中人也雖其為說未盡軌于正而制行矯如不可謂非篤志之士也且其間救正良知有功斯道復不細敘而錄之亦聖賢與人為善之意云

明史卷三百二十九　　列傳一百八十

徐貞明　張朝瑞　丘度

傅好禮吳定　鄒觀光王敎　章嘉禎

劉憲寵　洪文衡鮑應鰲　歐陽東鳳

王述古　姜志禮　馮應京何棟如

王之翰卞孔時　麻溶　劉永澄

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父九思見循吏傳貞明舉隆慶五年進士知浙江山陰縣敏而有惠萬曆三年徵為工科給事中會御史傅應禎獲罪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十三年累遷尚寶司丞初貞明為

給事時嘗上水利軍班二議謂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畿甸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强之地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嘗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時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十五河之水惟洩于猫兒一

灣欲其不泛溢而壅塞勢亦難矣今誠于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征科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

廣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其議軍班則言東南民素柔脆莫任遠戍令數千里勾軍離其骨月而軍裝出于戶丁幫解出于里甲每軍不下百金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求歸衛官利其賂且可以買餉也因而縱之是困東南之民而實無補于軍政也宜做匠班例軍戶應出軍者歲徵其錢而召募土著以足之便事皆下所司兵部尚書譚綸言勾軍之制不可廢工部尚書郭朝賓則以水田勞民請俟異日事遂寢及貞明被謫至潞河終以前議可行乃著潞水客談以畢其說其畧曰西北

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澇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居民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西北地平曠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依田里而游

民有所歸利六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利七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役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沿邊諸鎮有輸轉不煩利九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塞外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害利十一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令自中尉以下量祿授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修復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

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
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譚綸見而美
之曰我歷塞上久知其必可行也已而順天巡撫張
國彥副使顧養謙行之薊州永平豐潤玉田皆有效
及是貞明還朝御史蘇瓚徐待力言其說可行而給
事中王敬民又特疏論薦帝乃進貞明少卿賜之勅
令往會撫按諸臣勘議時瓚方奉命巡關復獻議曰
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田可墾者畿輔為
患之水莫如盧溝滹沱二河盧溝發源于桑乾滹沱
發源泰戲源遠流長又合深易濡泡沙滋諸水散入

各淀而泉渠溪港悉注其中以故高橋白洋諸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亦四五十里每當夏秋淫潦青腴變爲舄鹵菽麥化爲萑葦甚可惜也今治之策有三濬河以決水之壅疏渠以殺淀之勢撤曲防以均民之利而已帝并下貞明貞明乃躬歷京東州縣相原隰度土宜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戶部尚書畢鏘等力贊之因採貞明議疏爲六事請郡縣有司以墾田勤惰爲殿最聽貞明舉劾地宜稻者以漸勸率宜黍宜粟者如故不遽責其成召募南人給衣食農具俾以一歲十能墾田百畝以上即爲世業子

孫得寄籍入學其卓有明效者倣古孝弟力田科量
授鄉遂都鄙之長墾荒無力者貸以穀秋成還官畢
滌則免郡縣民壯役止三月使疏河芟草而墾田則
募專工帝悉從之其年九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
領墾田使有司撓者劾治貞明乃先詣永平募南人
為倡至明年二月已墾至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
河窮源竟委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勳戚之占閒田為
業者恐水田興而己失其利也爭言不便為蜚語聞
于帝帝惑之三月閣臣申時行等以風霾陳時政力
言其利帝意終不釋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遂言水

田必不可行且陳開濬滹沱不便者十二帝乃召見時行等諭令停役時行等請罷開河專事墾田已工部議之棟疏亦如閣臣言帝卒罷之而欲追罪建議者用閣臣言而止貞明乃還守故官尋乞假歸十八年卒貞明識敏才練慨然有經世志京東水田實百世利事初興而即為浮議所撓論者惜之初議時吳人伍袁萃謂貞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君所言得無太盡耶貞明問故袁萃曰北人懼東南漕儲派于西北煩言必起矣貞明默然已而之棟竟劾奏如袁萃言

張朝瑞字子禎海州人隆慶初舉進士除安丘知縣有能聲改補鹿邑集流移嚴保甲舉鄉約大要以惠窮黎遏奸宄為惡邑強半侵于衛民苦虛賦乃履畝度之復侵地七千餘頃治績最當遷會有嫌者稍遷南京行人司副移戶部員外郎進郎中遇當榷稅率辭不受萬曆中出為金華知府歲祲穀涌責出庫金貴糴而平糶民忘其災葺先賢祠拓為崇正書院置田二千餘畝貯經籍延師儒教之士風為振遷濟寧兵備副使兼治河時有議鑿性義嶺通漕渠者朝瑞謂地險非便忤督河大臣意杜門求去遂改浙江進

湖廣參政升監倉殘以清凈為理召拜應天府丞遷南京鴻臚卿會黃河西注阻漕朝瑞請塞黃堌口復徐邳故河謂堌之不塞則徐呂之水不流江南漕粟千艘無入京之路議與河臣楊一魁左格不行嘗攝應天府事以先所建表忠祠祀建文朝忠臣未盡為增六十餘人廷推太常卿未下一日疾作端坐而逝朝瑞勤學勵行風格峻肅其卒也貧不能具殮僚友賻助歸之天啟初追謚靖恪

吳廣字恕卿孟陽人萬曆癸未進士授南康推官舉法不避豪強御史劉臺既獲罪有司復搆其父置對

或盛氣詬誶度獨慰問藥視惟謹入為戶部主事榷稅九江盡弛苛禁歸橐無長物歷郎中出汝寧知府一意清靜與民休息監司惡其簡傲置下考巡撫吳自新深知度賢劾奏監司置度治行第一父喪去官補歸德出無辜數十人河決黃堌口河臣檄疏支河度不可曰水性就下令所疏河反高是逆行也事得寢尚書沈鯉家奴犯前稟執而抶之鯉聞往謝時人兩賢焉進陝西副使以病去改補山西入為太僕少卿時巡撫多缺人或諷度一詣當塗度笑曰有呈身都御史耶四十年進光祿卿中人傳旨橫索度覺其

詐輒云俟奏取進止多氣懾去屬吏挾中人亂逮者
劾去之累乞骸骨不允尋卒贈戶部右侍郎度初為
諸生知府邵元哲高其文行延為弟子師居月餘以
病謝元哲知其不忍顧念度貧為置田數頃謝曰吾
家無任耕者遺之百金復不受元哲嘆曰窮視其所
不取吾今乃益知丘生矣度貌於予家人為置妾久
而還之仍處子也其操行如此
傅好禮字伯恭固安人萬曆初舉進士知溧縣治最
入為御史寄陳時政請節遊宴停內操罷外戚世封
止山陵行幸又止祟實杜漸諸疏語皆剴直帝雨屏

巡按浙江歲大侵督吏賑恤請蠲田租停織造折漕糧留鹽課分賑多報可行部湖州見饑民載道而官無宿儲用便宜發漕折銀萬兩易米賑之乃奏請服擅發罪帝特宥之與巡撫滕伯輪合疏恤民十二事詔皆允行民困大蘇布政使陶幼學副使吳時範馬少卿戴鳳翔里居不法劾治之而薦故副使顏鯨尚寶丞李樂等九人時論以為當改按山東泰安州同知張壽朋當致秩吏部用為永平推官好禮馳疏駁之因劾文選郎謝廷寀謬妄廷寀坐停俸壽朋改調好禮尋謝病歸還朝巡視京營進光祿少卿改太

常是時稅使四出海內騷然二十六年冬奸民張禮等偽為官吏從群小百十人分據近京要地稅民間雞物不遺疏累弗予捶撻或至死行旅幾絕好禮亟陳狀且曰自朝鮮用兵費民富者貧貧者死民心思亂久矣奈何又加虐政國家縱貧亦不當頭會箕斂至此括細民續命之脂膏而曰為國家實內帑辱國傷政臣竊羞之况奸徒所得十萬輸朝廷者不過什一陛下又何利而為之耶奏入四日未報復具疏繼之帝大怒傳旨鐫三級出之外大理卿安陽吳定疏救帝益怒謫好禮戍閩廣召與衆定鐫三級擯邊方

言官復交章論救斥定為民已下好禮疏命廠衛嚴
緝于是禮等三十八人俱下詔獄其害亦除好禮之
官未幾請急歸家居十五年卒天啓中贈太常卿定
字子靜好禮同年進士由南樂知縣入為御史疏請
停止內操言聚至尊於干戈之場試戰伐於禁省之
地僅之則不祥玩之則不震假使習練有成無關帝
主盛節況練未必成且有隱憂足慮予忤旨奪俸去
按山東僉事吳之彥者前為御史與趙用賢絕婚系
是定劾其貪罷去積資擢大理丞進少卿十七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黔國公沐昌祚貪縱為巡按

御史楊紹程所劾降旨切責定因列制詞及禁革諸事樹之黔國府第前昌祚大慚夜使人竊去定復露章論列帝再切責令立功自贖時叛賊思箇招緬甸兵侵孟養克之遂犯迤西猛廣定告急詔定及昌祚移鎮要害假便宜進兵已而賊直逼永昌騰衝定等力拒之賊乃引退無何賊酋賀正復結緬甸作亂昌祚已部勒將士刻日進兵忽稱兆屬皆良民不得輕勦諸將遂班師定憤復飛章彈劾且引罪乞休給事中王德完請安置昌祚南京令其子代鎮帝乃褫昌祚冠服逮治其爪牙昌祚自是不敢肆二十年下徵

等十寨蠻人為亂定督兵進討斬首千二百有奇俘獲二千招降六千六百帝為宣捷告郊廟進定右副都御史予一子官昌祚亦加少保故事雲南歲貢金二千兩至是驟加三千尋用閣臣言減五之一定以金戶盡死亡極言不可增狀帝怒命仍以五千為額其秋召拜大理卿請假去二十六年起故官遂以救好禮削籍久之還敘復官致仕既卒以軍功贈兵部尚書

鄒觀光字孚如雲夢人生四歲輒能讀書九歲為諸生未冠舉於鄉尋舉萬曆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官

曹無事日偕魏允中顧憲成劉廷蘭講求經世務父
憂歸三年間人罕見其面起除吏部主事粗衣糲食
讀書不倦累遷驗封郎中發吏偽增歲月得官者百
人曹署為之一清二十年以考功郎中佐陸光祖司
外察力拒請謁僥倖者悉不免先是陳與郊業吏科
交通文選郎謝廷寀考選納賄濫授科道至是論黜
者五人御史張應揚因請并罷與郊廷寀時二人已
進太常少卿遂并褫職觀光尋代王教為文選郎中
列上銓政四事其一宗推讓言寄見一二御史當遷
轉時爭一俸至于攘臂臣竊恥之請在內大僚及使

兵二科都給事中文選考功職方郎中在外巡撫及提學憲臣拜命之日舉一人自代臣部即著之籍以需後用既敦推讓之風復得賢才之用一更事例如進士服闋三甲應除外吏者得視二甲除部曹二甲應官南都者留官京師若是則本應為部曹京官者何以加之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年未三十不得為科道推庶吉士改授則不然豈數歲之閱歷不敵兩載之優閒臣以為若此者宜更也一破拘攣如邊疆重地宜擇賢才令稍值多事偶一擇人遂興怨懟銓臣左顧右盼祗付之不必才且賢者不獲輕視封疆哉

遠方郡縣例除舉貢備員之進士便謂授荒徼銓臣寧寄次而不敢授郡或授之旋必議調抑何拘也諸道監司近有入為京卿者惟郡守獨無不知制治撫循專藉郡守何獨輕之此資格當破也一酌推陞建言諸臣雖聚沉抑請別其時之久近言之當否品之優劣予以量移寄慰繹明旨不可毋得混推則曰不許驟用是聖意特惡夫混與驟耳豈謂終不許推用哉疏入不報會給事中喬胤論陸光祖并及觀光遂移疾歸後歷南京太僕少卿觀光留意理學里居行義甚備為者功最有名論者謂觀光是年外察及趙

南星次年京察為先後考察之冠云王教淄川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文選郎中佐陸光祖澄清吏治為權要所嫉都給事中胡汝寧遂承風論列事旋白二十年春光祖議用萬國欽建寧推官饒伸刑部主事二人皆建言罷黜者帝怒責光祖市恩盡削選司諸郎籍時教以疾在告不署名乃與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瑋並黜閣臣趙志皋及光祖論救亦被譙讓教遂永廢是時帝疾建言諸臣一斥輒不起教之後孟化鯉馮生虞咸以推用直臣空司而逐自是銓臣相戒無復登啓事者矣先是楊巍秉銓與政

府一無牴牾故為選部者咸從容取京卿而去自陸光祖孫鑨陳有年相繼與政府抗政府不能容一時選部若數觀光化鯉生虞及顧憲成皆不獲安其位難諸臣自以強直忤帝其所以去亦不盡由帝意也化鯉生虞憲成自有傳

章嘉禎字元禮德清人萬曆八年進士授蒲圻知縣憂歸補當塗歲大旱蝗飛蔽天將及境嘉禎禱之一夕蝗盡赴水死民有治地得金者金鐫嘉禎二字持以獻曰天賜也嘉禎取金熟視之謬曰此文乃嘉祐閒宋物也令籍入庫御史喬璧星按部至索行恒嘉禎

不為具璧星燃夜宿太平驛見驛中為位祀嘉禎君丞欲撻之丞言令有德于民民皆奉祀何撻丞為璧星趨具驗丞出食頃擔囊而至皆民所祀嘉禎祠版也璧星大感動特疏薦之擢兵部主事移禮部二十一年尚書陳有年秉銓調為己屬歷文選員外郎明年坐會推內閣失帝意郎中顧憲成削籍嘉禎亦謫羅定同知辭職歸里長孫生有詔起廢吏部錄上削籍官范儁等百有十人左降官鄒元標等九十六人帝遂回久之三十六年始起嘉禎憲成及于玉立王士昌四人嘉禎得南京刑部主事再遷尚寶丞時憲

成已卒奏言微臣幸荷賜環乞盡起元標僞等列之朝署且謚憲成及孟化鯉以慰幽魂不報歷通政叅議右通政時方嚮用坐忤御史劉廷元中以京察將貶秩調用遂歸天啓改元起兩淮運司判官三遷大理左寺丞卒嘉禎操行純粹貫經濟大略而忤于當路竟不獲展其志焉

劉憲寵字抑之慈谿人萬曆十四年舉會試連遭親喪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凡六年旣廷對授吉安推官治獄明恕攝邑泰和萬安多叢弊時值鄉試已聘憲寵分較辭之而有度田事躬履阡陌無間寒暑比竣

事豪家墓故捽入為虞衡主事改儀制進員外郎尋
司册庫凡王府請名封朝報夕奏掾吏無敢牟利帝
將建東宮既諏吉矣以册寶未具傳諭易期舉朝駭
愕憲寵與首輔沈一貫同郡意請一貫封還大禮遂
定尋進郎中皇長孫生憲寵言于內侍李廷儀請頒
赦天下尊上聖母徽號一以皇長孫禮行之禮成擢
光祿少卿久之奉使韓府遂引疾歸天啓初用薦起
官再遷右通政既陳加賦之害極言民青盡竭寇盜
已起當減賦以弭之帝報曰加賦非得已今何策以
濟兵食條列以聞憲寵乃條上屯田鹽筴鼓鑄三事

帝頗採納五年擢南京太僕卿憤魏忠賢亂政清流盡斥侵引疾歸憲寵清介恬雅於世味泊如門戶既興無所附麗猶為小人指目列之東林竟遭削奪崇禎復之卒于家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帝將封皇長子為王偕同官賈巖合疏爭之尋改禮部與郎中何喬遠善喬遠坐註誤被謫文衡義不獨留時已遷考功主事竟引疾歸後帝大斥吏部諸郎文衡亦改南京主部歷郎中力按舊章杜中貴橫索凡諸冗費御者為營官工部元年始進光祿少卿天

三年改太常督四夷館時中外競請起廢帝率報寢至是時起顧憲成已辭疾而朝貴猶憚其登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慮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且曰今兩都九列強半無人仁賢空虛識者浩歎所堪選擇而使者祗此起廢一途今憲成尚在田間已膺網羅俾聖心愈疑連茹無望則是貽禍賢者流毒國家實兆魁一疏基之尋進大理少卿以憂去泰昌元年起太常卿時光宗既崩議升祔文衡請祧睿宗曰此肅宗一時崇奉之情不合古誼且睿宗嘗為武宗臣矣一旦加諸其上禮既不合情亦不安當時臣

于適于將順因循至今竊謂情隆于一時禮委于萬世更定之舉正在今時疏格不行未幾卒贈工部右侍郎文衡天性孝友居喪不飲酒食肉不處內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士論許之同邑鮑應鰲字山甫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戶部主事以清操聞三十一年改禮部教習駙馬都尉楊春元明年春元以小故棄官去應鰲坐除名久之復官歷郎中皇太子生母王氏薨詔喪禮一如世廟沈貴妃應鰲以沈妃禮簡考穆宗生母孝恪太后故事上之議者稱其達禮應鰲端亮有學識議事持正不阿果銓者以物望將調

之吏部而應鰲故與東林及李三才善羣小忌之于是南京御史孫光裕給事中劉文炳建章疏逐謝病歸天啓初以故官召旋擢尚寶少卿改太常卒贈太常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生有至性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逾年朝夕侍湯藥不離側母嘔血匙而食之舉于鄉知縣憫其貧遺以絕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民失業力請蠲賑上官不應遂自疏于朝坐越奏停俸然折漕粮蠲逋賦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勸祭酒

馮臺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
郎中出為平樂知府地多猺獞不習官法寧死不敢
見有司奸吏因得肆侮往往致變秉鳳多方諭教始
稍稍出見為開示誠信撫以寬大其人大喜遂相親
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年十五以上俊秀者俾之
入學由是漸知禮讓稅使横行秉鳳力抗之民得安
業以才調常州故事知府蒞任屬邑飾供帳值千金
秉鳳一切麾去布幃瓦器身先儉樸蒞政明敏案無
留牘胥吏無所牟一錢奸人劇盜擒獲殆盡郡中無
犇居四年遷潁州兵備副使訓武練兵治貪墨獎廉

吏屬吏凜凜居踰年見時事亂紛遂謝事歸尋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于家初東鳳知常州與無錫知縣林宰復東林書院聚郡人顧憲成允成錢一本史孟麟高攀龍劉元珍薛敷教安希范張納陛諸人講學其中東林之名以是起其後曾櫻來知府事復振興焉錫人乃合祀之曰三公祠

王述古字信甫禹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富陽知縣以才調崇德治尚簡靜不屑簿書期會以故不得大吏歡隨牒平進為戶部主事又以崇德事詿誤謫知內丘入為刑部主事歷郎中妖書獄起當事者欲

窮治胡化以累郭正域述古力爭化得免楚王劾宗室華越等尚書蕭大亨欲以謀害親藩論死正域主謀與同罪述古又力爭且曰誰非高皇帝子孫一旦駢戮數十人勢且激變彼殺大吏孰任其咎事亦止其後宗人果殺趙可懷人以是稱述古先見三十二年出為常州知府部內多貴族憚述古端介不敢干以私織造中貴道其境述古不出迎中貴愬訴之御史御史令其僚劇之述古曰幸語按君吾不為側媚也其勁直如此父喪除起知保定舉治行卓異遷陽和兵備副使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次子鼎莎廷議爭

之二十年不決至是再下撫按勘巡撫汪可受初惑諸道監司議頗主剔落述古力辨其非且以秦府承和王惟燿事為後可受大悟自是搖撼百端此不為竟得改正述古之力也順義王撦力克卒其孫卜石兒當嗣而五路要挾不已邊臣又居為利迄五年封事不成述古博諏邊人得其要領言于當事曰夷性難厭惟堅持故事無所增減其心自定令忠順求婚凡慎擺要諸酋求賞情更狠切操縱在我何為倒持授人柄當事者初然之後五路擁衆城下諸將懼爭允述古述古持益堅五路迄不敢肆已通事馮大梁

交通事覺亡去浮費盡裁五路絕望封事遂成時述古已進按察使錄功再進右布政使兵備如故命需次為巡撫河南鄉試主考吏部員外郎周士顯發策言六經亂天下而有餘述古憤昌言曰自古小人未有毀六經者自王安石廢春秋國論無所取衷而中原遂淪于金因惡道學并追咎六經詆毀孔孟豈孔孟亦嘗因東林逮坐乎語聞于朝朝貴恚之會再舉卓異言路遂有敗之者未及遷而卒述古舉進士與高攀龍薛敷教歐陽東鳳仝出趙南星門後四人更相砥礪並以名節顯時論稱之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衛州二府推官入為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折獄之間一日而斃者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為礦稅之所羅織貂璫之所攫噬含冤而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下德音凡囚罪可原者亟為矜宥勿致淹繫愁苦無聊之民時賜賑救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郎出為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時福王以帝愛子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

之境及王既之國道中貴徐進来督賦勢甚張志禮
抗疏諫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為隣日勤
保障其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
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
廷建數十郡者矜繼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
比例而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將非毛裹之
親予之則將無地可給况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自
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内土田不足
供諸藩分裂也帝得疏大怒貶三秩為廣西僉事久
之遷江西叅議天啓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為尚寶少

卿尋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籍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淳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于鄉

馮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當官部曹會寧夏變起乞一邊邑自效以母憂不果起授戶部主事督薊鎮軍儲以廉幹聞尋調兵部進員外郎二十八年擢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應京素勵行檢以命世自期至是繩貪墨摧豪强風裁大著稅監陳奉横恣巡撫支可大以下唯諾惟謹應京

獨以法裁之然奉不能悛掊克萬端至伐塚毀屋剟孕婦溺嬰兒軍民人人思亂其年十二月有諸生妻被辱赴訴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震地遂擁入奉廨欲與奉俱死諸司馳救乃免然其下多被傷應京因民不忍為捕治其爪牙奉恚一日陽餉食而置金其中應京暴之益慚恨明年正月置酒邀諸司以甲士千人自衛遂舉火箭焚傷民居民擁奉門號呼奉遣人擊之多死乃碎其屍擲諸途民益洶洶奉大懼不敢出聲應京獨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凌敕使帝怒命貶雜職調邊方給事中田

大益御史李以唐等交章劾奉乞宥應京帝益怒除應京名是時襄陽通判邵宅推官何棟如棗陽知縣王之翰亦以忤奉被劾詔宅也翰為民棟如逮繫以都給事中楊應文論救遂并逮應京宅之翰三人頃之奉又以抗拒誣劾武昌同知卞孔時孔時亦被逮緹騎械武昌民知應京獲重譴則相率痛哭奉乃大書應京名列其罪榜之通衢士民見者益憤聚衆大譟至數萬人圍奉廨奉窘逃匿楚王府遂執其爪牙六人投之江并傷緹騎詈可大助虐焚其府門可大亦不敢出奉潛遣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射殺數

人傷者不可勝計日已晡猶紛相挐應京因服坐繼幸曉以大義乃稍稍解散奉亦心悸匿楚府逾月不出亟請還京大學士沈一貫因極言奉罪請立代還科道亦多言之帝猶未許儀江西稅監李道亦奏奉侵匿狀乃召還隸其事于承天守備杜茂頃之求啟奏緹騎有被擊死者帝愠甚手詔內閣欲究主謀一貫慮再激變力言民心宜撫請亟遣重臣代可大撫循因以侍郎趙可懷薦帝乃褫可大官令可懷馳往未至可大已遣兵護奉行舟車相銜數里不絕比可懷入境亦遣使護之奉得逸遁而去而應京之就逮

也士民擁攔車號哭車不得行既去則家為位祀之三郡父老復相率詣闕訴冤帝不省吏科都給事中郭如星刑科給事中陳維春吏連章劾奉帝怒謫兩人邊方雜職繫應京等詔獄考訊久之不釋應京乃于獄中著書晰夕無倦三十二年九月星變修省廷臣多請釋繫囚于是應京及宅棟如獲釋之翰先瘐死而孔時繫獄如故應京志操卓犖學求有用不事空言為淮西士人之冠出獄三年卒天啟初贈太常少卿謚恭節鄧棟如無錫進士居官守正既為奉所陷襄陽人赴闕訟冤不聽及出獄削籍歸家居十七年

天啓初始起南京兵部主事會遼陽陷議募兵棟如自請行遂請賚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廣寧復陷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棟如志銳而才疏初在浙不能無浮費所募兵畏出關又多逃亡及是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罪語頗侵當事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遂交章劾棟如棟如疏辨因請非時考察京官用清朋黨朝貴益恨遂下詔獄搒掠備至五年秋竟坐贓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卒之翰絳州人由鄉舉官棗陽力阻開礦遂被逮天啓初贈光祿少卿孔時既

長繫廷臣被者章數十上帝皆不省四十一年萬壽節葉向高復以為言乃削籍放還熹宗立起南京刑部員外郎

麻溶字如水宣城人萬曆十一年擢第授戶部主事用清望調吏部稽勳司歷文選員外郎稽勳郎中時同官趙南星以忤柄臣去國溶抗疏曰南星斥必不可緩之奸近必不可攖之勢何負于朝廷而放逐不旋踵乞召還以重計典否則閣臣託寄擅之談竊明旨以攬魁柄臺諫承閣臣之指借彈章以亂官方銓臣畏群黠而退于無可奈何啓扶同蒙蔽之禍將趨

附成風奉公之士危問上之志作疏入政府惡之尋出為山西參政分守汾州歲饑潞以地產鐵椽之可以招流移少弛其禁民甚賴之率屬吏捐贖鍰置倉積穀視豐歉出納一方遂為永利遷山東按察使稅使馬堂肆虐臨清民不堪命市人數千環譟其門堂懼令人從內發矢射殺二人衆遂大譁火其署格殺其爪牙三十四人堂窘甚賴守備王煬救免堂初甚德煬業已狀聞有疾煬者謂煬實主謀易牘上奏煬遂被死于獄時捕治亂民急衆多逃亡有王朝佐者雅仗義輕生獨詣吏自承曰殺人者我也無與衆人

事請獨當之當事猶欲株連濬爭曰稅使實激變奈何濫殺吾民執不可卒以朝佐名上得旨報允行刑朝佐引頸受刃顏色不變鄉人義之為立祠奉祀濬治獄務得情讞牘山積批閱每至夜分遂積勞成疾會遷河南右布政使卒于道貧不能歛僚友資給歸其喪吏部尚書李戴等頌其清節于朝詔贈太僕卿濬四歲而孤性孝友拜吏部歸姊適卒親友出迎數十里獨吳氏兩甥不至濬問故或對以母疾尋且至及郭又不見濬訝曰得非吾姊有故乎急易服間道泣而奔時長吏及鄉縉紳冠蓋鱗集忽失濬所愕

貽聞以姊喪故皆咨嗟太息而敬孫三衛字孟璐
劉永澄字靜之寶應人八歲讀文信國正氣歌衣帶
贊即爲位拜之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不好吏事謁
選爲順天教授勉諸生以聖賢嚴課程飭行檢束修
之餽不及于門舉者稱爲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
震郊壇李廷機爲禮部具修省事宜不及求言永澄
上書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迄本朝未之有改也往
萬安劉吉惡聞人言災異詔中不及朝政鄒汝愚疏
論之炳烈千古然則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者可
謂朝廷有人乎故爲公報主計無如開言路爲永澄

報公計亦無如請公開言路廷機永澄座主也得書默然楚宗妖書京察諸事起永澄將具疏有所糾彈適其父至京師焚其草而止滿三載當遷官永澄謂然曰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况身為國子師乎遂引疾歸家徒四壁立絕不干謁有司李三才雅敬永澄而憚其方介每見輒屏去服御蔬布相對同年生為揚州推官念其貧吏人有所求者令以金進永澄峻却之曰所求當得何以金為所求不當得又何以金為真所謂不知故人者矣居恒寡交游惟與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文震孟善以風節相

期四十年起兵部職方主事病不赴卒于家年三十七劉宗周曰靜之好論古人得失嘗曰古人往矣千載之下爲吾檢點安知千載之下更無檢點我者其刻厲自任如此

論曰諸人歛歷中外論建侃侃凌厲之節如喬松挺勁異於凡草矣顧甘摧于中貴濩落頹萎振拔罕能而攖𢪛使之鋒者被毒尤赫當斯時也蓋明事其岌岌矣